

20世纪
四大传记

经·典·图·文·版

朱元璋传

吴晗·著



从乞丐到皇帝——激动人心的人生历程

吴晗三十年心血结晶

明朝历史读物的最佳选择，帝王传记的巅峰巨制

毛泽东亲自过问与提奖，终成不朽名著

20世纪
四大传记

经典·图文·版

朱元璋传

吴晗·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朱元璋传/吴晗著. —西安: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8. 6
ISBN 978-7-5613-4346-3

I. 朱… II. 吴… III. 朱元璋 (1328~1398) —传记
IV. K827-4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67534 号

图书代号: SK8N0367

上架建议: 中国历史·大众读物·传记

朱元璋传

著 者: 吴 晗

特约编辑: 邱承辉

责任编辑: 周 宏

封面设计: 蒋宏工作室

版式设计: 利 锐

出版发行: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(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编: 710062)

印 刷: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字 数: 260 千字

印 张: 17

版 次: 2008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613-4346-3

定 价: 28.00 元

石伯先生：

每次谈话，甚快。大著到羊城
还。此书用力甚勤，据差甚广，给我
启发不少，深为感谢。有些不成熟的
意见，请供参考，兼四函告。此外尚多
一点，即在方法论上，先生似尚未完全
接受历史上唯物论作为观察历史
的方法论。倘若先生在这方面
亦用力一番功夫，将来成就

不可限量。谨致

衷心的感谢！

王明东

十月廿四日

毛主席写给吴晗（字辰伯）的信

辰伯先生：

两次晤谈，甚快，大著阅毕，兹奉还。此书用力甚勤，掘发甚广，给我启发不少，深为感谢。有些不成熟的意见，仅供参考，业已面告。此外尚有一点，即在方法问题上，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。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，将来成就不可限量。

谨致

革命的敬礼

毛泽东

十一月二十四日

《朱元璋传》重版序言



章立凡

为史学前辈吴晗先生的代表作《朱元璋传》重版作序，我深感冒昧，更有一种难以名述的悲凉。回顾自己对历史的兴趣，就与小学时代读吴先生主编的《中国历史小丛书》、《外国历史小丛书》以及《地理小丛书》有关。当时我对这三套丛书是每出必买，搜集得很齐全。上中学后，又读了《朱元璋传》、《读史劄记》等专著，对其考证方法及夹叙夹议的文体印象深刻。“文革”结束后我选择历史作为自己的专业，与这段早年的阅读史不无关系。

此次重版《朱元璋传》，系依据 1949 年的版本。但作者在 1965 年版的自序中，曾对 1949 年版本作了三点检讨：一、有超阶级思想，对彭莹玉和尚的评价和史料引用不当；二、当时不懂马列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，以为国家机器只是官僚机构和军队；三、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，故对朱有苛评。其实，这三点主要是来自毛泽东的批评。对朱元璋这位专制君主的评价，领袖与学者的视角从来就不在同一地平线上。

作者既如是说，而这次重版仍采用这个版本，确实需要说明理由：一、在存世的四个版本中，1944 年版本是战乱年代急就而成的历史通俗读物，1954、1965 年版本有过多的政治意志介入，只有 1949 年版本真实地表达了作者本人当时的观点；二、与 1949 年版本相比，后来的版本虽然贴上了阶级

与国家学说的标签，但叙事骨架仍是原来的。三、目前流行最广的是 1965 年版本，而 1949 年版本发行量相对较少（2001 年海南出版社有重印），且未受到相应的重视。

《朱元璋传》曾四易其稿。其中 1944 年的版本有两个，重庆胜利出版社版书名《明太祖》，在创出版社版书名《由僧钵到皇权》。1947 年末，此书的增订稿章节开始在一些刊物上刊出，1949 年正式以《朱元璋传》的书名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。作者 1948 年到石家庄时，曾将书稿进呈毛泽东。毛曾对书中对起义领袖彭和尚“功成不居”的评价提出异议，认为像彭和尚这样坚强有毅力的革命者，不应有逃避行为，不是他自己犯了错误，就是史料有问题。阅读后退还稿本时，毛还特地给吴晗写了一信，着重谈到史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：

辰伯先生：

两次晤谈，甚快。大著阅毕，兹奉还。此书用力甚勤，掘发甚广，给我启发不少，深为感谢。有些不成熟的意见，仅供参考，业已面告。此外尚有一点，即在方法问题上，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。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，将来成就不可限量。

谨致

革命的敬礼！

毛泽东

十一月二十四日

除信中提及的两次晤谈外，另据吴晗追记，同年 12 月还有一次长谈。毛当时提出：第一，彭（莹玉）的下落是消极的、道家的，称赞不当。第二，国家机器由军队、法庭、特务机构等组成，而不是由官僚机构和军队组成。第三，朱元

璋由农民阶级转变为地主阶级，不是由个人的人性物欲决定的，团体利益决定个人利益。这次谈话产生了1954年的修订稿本，但未付梓，仅油印百余册征求意见。上述追记即用钢笔笔记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馆藏的稿本上，吴晗同时以毛笔加注曰：

下面这一启札记是1948年12月间毛主席的当面指示，地点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毛主席的住处。谈话时间从下午6时到12时。主席指示的话很多，当时所记的仅仅是对于这一稿子的主要的话。吴晗追记。1954年4月1日。

由是可知，两人在西柏坡的晤谈，至少有三次。另据吴晗的妻姐袁溥之记述，毛还提出了这样的意见：“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，是应该肯定的，应该写的（得）好点，不要写的（得）那么坏。”（袁溥之：《忆吴晗同志二三事》，《北京盟讯》1981年第三期）直到1965年，作者才将最后一个修订稿本交付三联书店出版。“文革”结束后，北京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《吴晗文集》，收入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馆藏的《朱元璋传》1954年油印稿本以及1965年三联书店版两个版本。

《朱元璋传》初版对传主有“三个伟大”的评价，即“最伟大的军事统帅”、“最伟大的政治家”及“伟大的民族英雄”，其中前两个还是“最伟大”。但在第二版中突出了朱元璋残暴嗜杀的性格，加上了“以屠杀著名的军事统帅”、“最阴险残酷的政治家”。吴晗在1965年版的自序中，也承认“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”。蒋的形象在抗战时期是“民族领袖”，战后竟演变成反民主的独裁者，作者对朱元璋先褒后贬，折射出知识分子对这位历史人物的情感变迁。

毛泽东对吴晗曾有“将来成就不可限量”的勗勉，吴晗

1950 年发表《我克服了“超阶级”观点》一文，也谈到伟大领袖的教诲：“特别指出彭和尚这一条，给了我极深刻的阶级教育，挖出我思想中的毒瘤，建立了我为人民服务的观点。”他诚恳接受毛泽东的批评，根据新发现的史料修改了对彭和尚的评价，在 1954 年版本中增加了让步政策论，1965 年版本中又增加了中小地主阶级论，肯定朱元璋功大于过。评价确实是“写得好点”了，但似乎仍未领悟深意，辜负了领袖的期望。九个月后，作者即因 1961 年发表的历史剧《海瑞罢官》，稀里糊涂地成了“文化大革命”祭旗的头道牺牲。

以往学界对此书的批评，主要集中在“影射史学”上，兼有评及引用史料的粗疏之失。一个学者的政治倾向，影响到他的研究工作乃至对研究对象的历史评价，使吴晗成了中国历史学界“影射史学”的代表人物，其中既有其本人的原因，也有传统政治文化上的原因。身处一个泛政治化的时代，一旦成为这种“代表人物”，他的一切著述都可能被贴上“影射”的标签，而现实中的千古风流人物，也随时可能自动前来“对号入座”。

可能是出于文化上的不自信，当草莽枭雄或外族首领坐定龙廷时，不免对新归顺的士大夫阶层心存疑忌，生怕被这帮舞文弄墨的家伙愚弄。早年读此书，印象最深的是他引用明徐祯卿《翦胜野闻》中的一段轶闻：朱元璋外出私访入一破寺，见墙上画一布袋和尚，并有题诗一首，墨迹犹新，立即派人追捕作者，未获。其诗曰：

大千世界浩茫茫，收拾都将一袋藏。

毕竟有收还有放，放宽些子又何妨？

囊括江山创立明王朝的朱元璋，毕生紧抓权力从未“放宽”过，他通过特务政治和文字狱，屠戮功臣、知识分子和

百姓，本是不争的事实；而《朱元璋传》解读雄猜之主自私的深心，可谓层层剥离，直入堂奥，读后令人倒吸一口冷气。

中国士大夫总摆脱不了事功的传统，治学中偏好帝王之学，希望辅佐明主并有所建树，其实这是一门如履薄冰的学问，君心依然深不可测。从“影射史学”转向“遵命史学”，从改写《朱元璋传》到发表《海瑞骂皇帝》，作者曾力图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熊鱼兼得，却迷失自我，身陷黑箱。“影射”的猜疑如影随形，“遵命”的研究事与愿违，对君臣关系的揣摩越深入，后果越致命。这期间，从上到下最缺的，是现实与历史之间的平常心。

将历史作为现实的参照系，应该是一种正常的思考和表达模式。所谓“以史为鉴，可以知兴亡”，只是将史实当作一面镜子去对照现实，无须作为讽喻刺隐的手段，这是正常“映射”与非正常“影射”之区别。“影射史学”只是专制时代的一种表达方式，是缺乏言论自由之社会的特殊产物；它同时也可以被利用，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，“文革”中的“批林批孔”、“评法批儒”即是其中的著名范例。以今度之，“影射”无非是严肃的“恶搞”，“恶搞”往往是非正规的“影射”，在社会生活正常化之前，各种另类表达之纠缠亦无从摆脱。

作者早年师从胡适，并在其指引下专攻明史，胡适对作者的学术和人生道路有重大影响。二十世纪30—40年代是全世界左倾的年代，虽然吴晗曾潜心考据不问政治，但正如其自述的那样：“1940年以后，政治来过问我了。”1943年他加入民盟后，其政治倾向导致师生之间渐行渐远，最终分道扬镳。胡适亦曾惋叹：“吴晗可惜，走错了路。”一个甲子过去，当今学界正热衷于重新解读陈寅恪、胡适、钱穆和傅斯年，却已很少有人评价吴晗的学术成就。

这位左翼历史学家与同时代的大批激进知识分子一样，真诚地投身革命并积极跟进，检讨自己也伤害过别人。身为

独立意识薄弱的学者之一，“工具化”的史学犹若一把双刃剑，令历史学家成了自身专业的受害者。在走过了春风得意的十几年后，作者终因一出历史剧《海瑞罢官》身陷文字狱，落得个家破人亡的结局。造化弄人，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儿女，其个人悲剧不仅在于如何研究和演绎历史，更在于误踏历史悲剧的大舞台，且无意中成为演员之一。这结局自 1948 年献书时即已注定，同时也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宿命。

现实是历史的继续，克罗齐的“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”这句话，至今仍被广泛引用。历史场景总是以惊人的相似重复着，戏外有戏，戏中有戏，但戏还是老戏，只是改编了剧本并换上了新演员。一个历史悠久积淀厚重的民族，如果屏蔽历史，拒绝反省，将难以走出“周期律”的循环怪圈，更无法把握未来。

生活在多元化的信息时代，互联网络可提供更丰富的历史参照物。史家大可不必着意于“影射”，只须让翔实的史料自己说话；读者会一代比一代更精明，对历史的解读将越来越个性化。无论是治史或读史，当你打开这部史学名著之际，作者的命运也在昭示后人：欲洞察真相求取真知，坚守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是第一要务。

2008 年 7 月 12 日 风雨读书楼

《朱元璋传》重版序言

第一章 小流氓/001

- 一 小沙弥/002
- 二 游方僧/009
- 三 逼上梁山/019

第二章 红军大帅/037

- 一 小亲兵/038
- 二 小军官/041
- 三 大元帅、大丞相 /052

第三章 从吴国公到吴王/067

- 一 鄱阳湖决战/068
- 二 取东吴/079
- 三 南征北伐/088

第四章 大皇帝的统治术/111

- 一 大明帝国和明教/112
- 二 农民被出卖了/118
- 三 新官僚养成所/127
- 四 皇权的轮子——军队/139
- 五 皇权的轮子——新官僚机构/145
- 六 建都和国防/151
- 七 大一统和分化政策/156

第五章 恐怖政治/169

- 一 大屠杀/170
- 二 文字狱/184
- 三 特务网/192
- 四 皇权的极峰/199

第六章 家庭生活/217

- 一 马皇后/218
- 二 皇子皇孙/222
- 三 教养和性格/228
- 四 晚年的悲哀/236

附录 朱元璋年表/247



经·典·图·文·版

小流氓

第一章

朱元璋小时候家境贫穷，替地主家放牛，食不果腹，但他调皮捣蛋，机灵，好出坏主意，在伙伴中很有威信。1344年淮河流域发生了大旱灾、蝗灾和瘟疫，父母双亡，三个哥哥和几个堂兄弟死去，他无依无靠，走投无路，在皇觉寺出家。由此他变得阴狠、冷峻、沉稳、坚韧。



一 小沙弥

元至正四年（公元1344年，元顺帝妥懽帖睦尔在位的第十二年），淮河流域的人民遭受了苦难，旱灾，蝗灾，加上瘟疫。

好几个月没有见过雨了，栽下的苗晒得干瘪枯黄，大地裂开了一条条的裂缝。到处在求雨祈神，老年人恭恭敬敬向龙王爷磕头，孩子们戴着柳枝圈圈蹕出蹕进。正在焦急没收成时，又来了弥天漫地的蝗虫，把穗上稀稀的几颗粟粒吃得一干二净。地方上有年纪的人都在唉声叹气，哭丧着脸，说几十年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年成，这日子着实过不得了。

不料祸不单行，瘟疫大起，钟离太平乡的人，接二连三地病倒。人们已经吃了多少时候的草根树皮了^[1]，病一起就挺不住，开头只觉得浑身无力气，接着是上吐下泻，不到一昼夜便断了气。起初大家还不理会，到了一个村子里一天死了几十个人，家家死人，天天死人的时候，明白这是上天在降罚，散布瘟疫来收人，才着了慌。不管“在数的难逃”的老话，还是逃命要紧，各村庄的人携儿带女，只要有亲戚朋友家可投奔的，连家里的病人都顾不得了。不过几天工夫，

太平乡数得出的十几个村子，便闹得人烟寥落，鸡犬声稀，显出一片凄凉黯淡的景象。

孤庄村^[2]朱家，朱五四官名叫世珍的，一大家人，不过半个月，死了三口。五四六十四岁了，四月初故去，三天后，大儿子重四学名叫兴隆的也死了，到二十二那一天五四的老伴陈二娘又死了。五四的二儿子重六（兴盛）和小儿子元璋（原名兴宗，小名重八），眼看着大人一个个倒下，请不得郎中，抓不得药，只急得相对痛哭。^[3]尤其为难的是：家里没有一贯钞、一钱银子，买不了棺木，更谈不上坟地。田主呢？几年的主客，想来总该施舍佃户一块埋骨之地，谁知不但无理会，反而“呼叱昂昂”^[4]，邻舍们都觉得难受，伤心。正没计较处，同村人刘继祖^[5]不忍心，慨然舍了一块地^[6]，两兄弟磕头谢了，真是一头有了着落。但是，衣裳呢？棺槨呢？还是没办法。只好将就把几件破衣裳包裹了，抬到坟地草葬。两兄弟一面抬，一面哭，好容易抬到了，还未动手挖坑，突然间风雨交加，雷轰电闪，整个天像塌下来似的。两兄弟躲在树下发抖，约够一顿饭时，天霁雨晴，到坟地一看，大吃一惊，尸首不见了，原来山脚下土松，一阵大水把坡上的土冲塌了，恰好埋了尸首，薄薄的一个土馒头，俗话叫做“天葬”^[7]。三十五年后，朱元璋写《皇陵碑》时，还觉得伤心：“殡无棺槨，被体恶裳，浮掩三尺，莫何肴浆！”^[8]

父母的大事虽了，过日子呢？没留下一寸土、一颗米，元璋饿了些日子，到处找零活做。谁知大户人家都已逃荒逃瘟去了，贫民小户自己都在挨饿，怎么雇得起人？到处碰壁，懒洋洋地不愿回家，一径到村外给他父母上坟，蹲在新长着青草的坟边，沉思如何来打发日子，对付肚子。

他长得躯干魁伟，黑黑的脸，下巴比上腭长出一寸多，高高的颧骨，却又大鼻子，大耳朵，就整个脸盘看，恰像一个横摆着的立体形的山字，脑盖上一块奇骨隆起，像一个小山丘。粗眉毛，大眼睛，样子虽看着叫人不喜欢，却怪匀称，

怪威严而沉着。

小时候替人看牛放羊，最会出主意闹着玩，别的同年纪的甚至大几岁的孩子都习惯地听指挥。最常玩的一个游戏是做皇帝，你看，虽然光着脚，一身蓝布短衣裤全是窟窿补丁，他却会把棕树叶子撕成丝丝，扎在嘴上做胡须，找一块车辐板顶在头上当平天冠，弄一条黄布包袱披在身上，土堆上一坐，自己做起皇帝来了。拣一些破木板，让孩子们必恭必敬地双手拿着，当做朝笏，一行行，一排排，整整齐齐地三跪九叩头，同声喊“万岁”。

又最会做坏事。有一天，忽然饿了，时候早又不敢回家，怕田主骂。同看牛的周德兴、汤和、徐达许多孩子也都嘴馋起来了。大家越说饿，真的肚子咕噜得越凶。这个说有一碗白米饭吃才好呢，那个又提真想吃一顿肉，一个又说肉是财主们吃的，不知道是什么味道。个个的嘴都被说得流涎了。



●凤阳城。凤阳是朱元璋的老家，他登基后在凤阳修建了“大明中都皇城”，并在城门上题字“万世根本”。